

清代宫廷某些治法的研讨

陈 可 冀

清代宫廷医疗经验的特点很多,崇尚实效,辨证施治,在广用经方及通腑治法方面,案例尤多,可谓丰富多彩。

一、广用经方,知常达变

清初名医徐灵胎曾云:仲景制方,“方之治病有定,病之变迁无定。”故强调临证要知常达变。由于为统治阶层疗疾,清宫医疗一般均以实效为上,在经方之变通应用上,取得较好效果。如嘉庆朝华妃娘娘病“停饮受凉之症”,调治后虽有好转,但以“肝阴素虚,气怯身软,胸胁有时作痛”,乃以桂枝汤合当归芍药散加减治疗,名为“益气建中汤”,取得良好效果,后以缓肝养荣丸调理收功。按桂枝汤虽为辛温解表轻剂,实乃调和营卫之和剂,其变方小建中汤及黄芪建中汤尤为治“虚劳”之名方,故有“理阳气当推建中”之说,宫中用之者不少见,如乾隆朝成禄扎布将军年老正虚,“水气凌心”,用黄芪建中汤加减治疗取效。乾隆朝禄贵人用桂枝汤合二陈汤加减治“内有停饮,外受微寒”亦验。慈禧用苓桂术甘汤(桂枝用肉桂)“以助脾气,化水饮”。光绪朝佛佑夫人肺病,先用葶苈大枣泻肺汤合泻白散治疗,病势稍轻后,以黄芪桂枝五物汤合玉屏风散“益气和表养肺”,均不失其调和营卫之意。

麻黄汤为仲景辛温逐邪发汗峻剂。咸丰朝丽贵妃服麻黄汤加味治疗“外感风寒”取效。麻杏石甘汤为仲景所创之清上焦热、解表止咳定喘名方,乾隆朝循嬪“脉息浮大”,“肺胃有热,外受风凉,以致咳嗽有汗,发热声重”,用此方合橘枳姜汤加减,三天后病情即得以控制。清代温病学派逐步崛起,而宫中一般仍不弃麻桂柴葛,实属可贵。

白虎汤类方及柴胡剂,清宫亦很常用。如慈禧之用加味白虎汤治“咽喉舌干,口渴引饮,

时作咳嗽”;用四逆散以疏肝和胃;隆裕之用四逆散加味治疗“胸胁作痛,食后身倦”,以调气和胃。又如瑾贵人之用大柴胡汤及截疟七宝饮或达原饮合方治疗疟疾后“痰饮滞热”、“阴亏脾弱”,合经方时方于一炉,颇切合实际。

清宫对泻心汤类方亦多所化裁应用。如光绪朝总管崔玉贵鼻衄,先后用大黄黄连泻心汤及犀角地黄汤加减治疗后好转。又如宣统朝端康皇贵太妃气道郁结,胸次堵满,夜间微疼,时作烦急,以旋覆代赭石汤合瓜蒌薤白半夏汤加减治疗。道光朝顺常在以“脉息弦数,原系肺胃热盛,外受风凉,以致恶寒,胸胁胀痛,牙龈宣肿,牵引咽喉作痛,饮食难下”,以“瘟热过盛”,“外擦玉露霜,内服柴葛陷胸汤”治疗,套用了小陷胸汤全方,次日即取得显效,咽喉肿痛渐消。

嘉庆皇帝脉案载五苓散配方云:“皇上用,五苓散二料;云苓八钱,炒干术四钱,泽泻六钱,猪苓六钱,紫油桂八分去粗皮,共研细面,再服一钱,焦三仙汤送下”,虽未云证候,但配方颇好。嘉庆朝二阿哥患“红白痢”,以香连芩汤治疗,次日即获显效。慈禧之用苓桂术甘汤治疗“水泄”,“水气作鸣”,并曾以猪苓汤、文蛤散加减治“口渴水泄”,有效;可见五苓散类方用得也相当普遍。

关于四逆汤类方及四逆辈之应用亦甚广泛,包括真武汤、理中汤、四逆加人参汤及干姜附子汤的应用。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四日,以“中气郁遏,脾不化水,大肠有寒,不能腐熟水谷”,就曾先后用真武汤加味及附子理中汤调理。乾隆朝大学士张廷玉心脾虚弱,头晕心跳,也曾以附子理中汤加减治疗。

其他经方,如慈禧之用肾气丸加减治疗“肺不降,肝不调,肾不纳”证候;用芍药甘草

汤加减治疗“肝气冲逆”、“胸胁窜痛”。光绪帝之用防已茯苓汤加减治疗湿气下注足痛；用小半夏加茯苓汤治疗“胃气欠和，余湿未清”。总管李莲英之用防已茯苓汤合四君子汤加减治疗“脾元欠畅，湿热下注”；宣统帝之用橘皮竹茹汤加味治疗胃气欠畅“作呕”；嘉庆朝华妃之用当归生姜羊肉汤加减以温中补血。各朝之大量应用甘桔汤或元参甘草桔梗汤治咽喉不利，等等，都有一定效果。说明朱丹溪在《局方发挥》中所称仲景医方为“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”，有其道理，值得深入研究。

二、通腑除滞，推陈致新

通腑治法在清宫医案中甚为常用。除了用承气汤类方剂外，也用凉膈散，当归龙荟丸等方寒下以泻实通腑；有时也用控涎丹以攻逐水饮；用礞石滚痰丸以祛实热顽痰；用大黄附子汤和温脾汤意以温通开结等。至于日常应用大黄为茶为饮，以清热、通腑、健胃等，也甚为多见，剂量有大至每日五钱者，实出乎笔者之预料。如乾隆朝十五阿哥福晋于乾隆40年9月14日所用之清解和中汤内就用了枳实、酒军、厚朴各一钱五分。又如嘉庆朝二阿哥福晋“原系停饮受凉之症”，治疗后，“胸闷疼痛渐减，惟里热未净”，用调中润燥汤（油当归三钱，火麻仁三钱，郁李仁二钱，杏仁二钱，酒川军二钱，次生地三钱，生甘草五分，焦楂三钱，炒枳实一钱五分，引蜂蜜一茶匙，兑服），方中寓承气意，次日见好；后再加元明粉一钱五分冲服调理，“翌日诸症俱好”；最后“用保和丸避风缓缓调理”。说明疗效突出。

清宫通腑治法亦用于妇科月经病及幼科病。因大黄不仅可入气分调气止痛，且可入血分以推陈出新，宫中妃嫔多用之者。如咸丰朝贞贵妃于咸丰二年六月以“荣分未行”，“冲任之脉闭塞”，配活血通经丸常服，方中用了酒军及玄明粉。通腑法之用于幼科，如宣统三年七月，御医张仲元以溥仪“郁寒化热，以致肠胃燥结……周身皮肤发热，口粘而渴，有时躁汗，腹中闷胀，身肢懒倦，谨拟古方调胃承气汤调理”，在此之前，还用过一个捻金及酒军等；

后因结合治疗谗语加清热化燥法而好转，时溥仪仍居紫禁城，年仅五岁余。

除承气剂外，其他通腑方也多所应用，如道光朝孝慎成皇后以“膈间痰热，胸胁胀闷，夜闻少寐，用药调治，诸病渐减，惟痰热尚盛”，“议用控涎丹五丸调理”。御医张新、苏钰等处方为：“大戟三钱面裹煨，白芥子三钱姜汁炒，甘遂三钱醋炒，共研细面，姜汁枣肉为丸，如桐子大”。应用次日，诸病渐减。按控涎丹为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方，又称子龙丸或妙应丸，通腑逐水力大，笔者曾以此方治肝硬化腹水有效，但以饭后服用为宜。

凉膈散为《局方》中之著名而有实效之通腑泻火、清热解毒方剂，清宫中亦甚常用。如咸丰皇帝之璵嬪于同治三年十二月以外感后“胸满头眩，咽隘肿痛，身肢酸软，时有烦躁”，御医冯谔处方凉膈散加味治疗。又如道光朝之顺常在，于道光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以“肺胃热盛，外受风凉……服过疏解柴葛等汤，牙龈溃破出血，咽喉肿痛俱减，惟温热未净”，御医回清泰予“内服加减凉膈饮，早晚二贴，外仍吹牛黄散调理”，获明显效果。

一捻金亦通腑泻热良方，出自《古今医鉴》，亦见于《医宗金鉴·幼科心法要诀》，由大黄、槟榔、二丑、朱砂、党参、金箔组成；清宫配方，则由人参、牛黄、二丑、槟榔、生军、朱砂组成，稍有出入，但方义大致相同。此方原治小儿内热积滞，停食停乳，痰涎壅盛，咳嗽气促，胸腹胀满，惊悸不安，二便不利等证，效果甚验，流传至今而不减其声誉；其治小儿肺炎亦验。清宫除幼科临床用之者外，其妙处在于成人亦应用此方；如慈禧常苦于“肝胃郁热”之患，除清肝常用羚羊角外，清胃则常用熟军和一捻金。在用法上，也有多种不同，如道光皇帝之四阿哥及四公主等用之，或就汤剂饮服，或用以引，或蜜水调服，均颇合理。

综观清宫医案中通腑法应用之经验，或兼滋阴，或兼助阳，或兼宣肺，或兼清火，或兼活血，或兼开窍，运用上之得心应手，实可为今天所借鉴。